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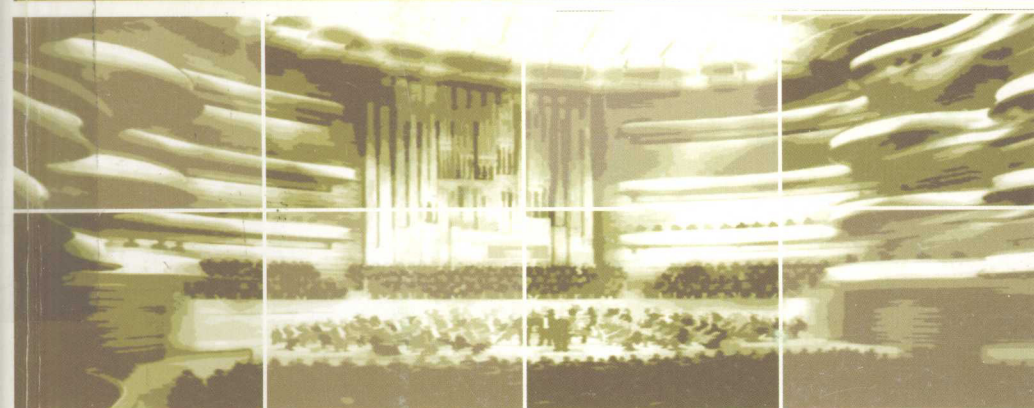
CITY—GRAND AUDITORIUM

城市·大演奏厅

刘元举 著

本书被中国作家协会列入重点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City—
Grand Auditorium

城市· 大演奏厅

刘元举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大演奏厅 / 刘元举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360-5827-9

I. ①城… II. ①刘…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150 号

出 版 人: 肖建国

责任编辑: 詹秀敏 余红梅

责任技编: 赵 琪

内文设计: 林露茜

封面设计:  张 帆
T: 13226417088

照片提供: 刘元举 但昭义 殷承宗 丛亚平 陈世民
汤 桦 孟建民 左肖恩 倪玉烨 深圳艺校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 A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25 2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从钢琴协奏曲开始

- 第一节 热情的快板
- 第二节 间奏曲 柔情的行板
- 第三节 黑与白的快板 2

第二章 6/8 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 第一节 深沉宽广的快板分章 3
- 第二节 绵延的柔板 42
- 第三节 回旋奏鸣曲式 54

第三章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 第一节 极为庄严而不太快的快板 62
- 第二节 朴实的小行板 73
- 第三节 热情的快板 88

第四章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 第一节 庄严的快板 6/8 调 114
- 第二节 如歌的行板 3/4 调 123
- 第三节 回旋奏鸣曲式 140

第五章 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 第一节 小行板 奏鸣曲型的自由形式 154

第二节	谐谑曲 活泼地	165
第三节	间奏曲 温和的快板	172
第四节	热情的快板 拱形结构曲式	182

第六章 春天协奏曲

第一节	奏鸣曲式 坚定果敢自豪的情绪	198
第二节	叙事曲风格 委婉的抒情	207
第三节	回旋奏鸣曲式 高贵而庄严	221

第七章 建筑奏鸣曲

第一节	呈示部	234
第二节	发展部	250
第三节	插部	266
第四节	再现部	275

第八章 在交响乐中结束

第一节	深交的新大陆	296
第二节	田园交响曲	308
第三节	极活泼的快板 青春旋律	316
第四节	如歌的行板 城市咏叹调	330
尾声		348
后记		



第一章

从钢琴协奏曲开始

一个人追求什么样的衣着打扮，在于这个人的心理诉求。一座城市也是这样。穿着华丽的玻璃幕巨厦，并非适应所有的城市，就像古雅的钢琴并不适应所有家庭。

然而，当钢琴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元素，是否源于城市早已拥有的那份钢琴情结？

法国中产阶级历史学家雷吉纳·佩尔努说过：“学钢琴将成为年轻中产阶级的明显标志。”他这是针对19世纪30年代的巴黎而言。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新城市来说，也同样适用。

钢琴是财富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哪里有钱，哪里就会有音乐的繁荣景象。

——本章题记

第一节 热情的快板

让时间回到三年前吧。也是秋天。我从东莞来到深圳罗湖。不等车停稳，车门就“哗”地散开。没有熄火的车尾管还在喷吐热气，杂乱人流车流往来穿梭，谁也不肯相让。太阳明晃晃高悬，往哪里瞅都刺眼。

城市最乱的地方当属火车站。因为这里是城市最大的人流和车辆的集散地，也是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尤其深圳的罗湖。汽车站、火车站、罗湖口岸三位一体，纵横交错，如陷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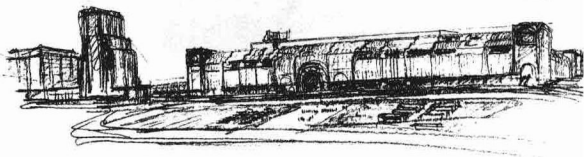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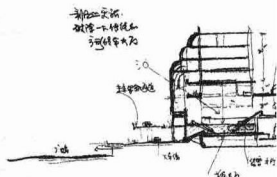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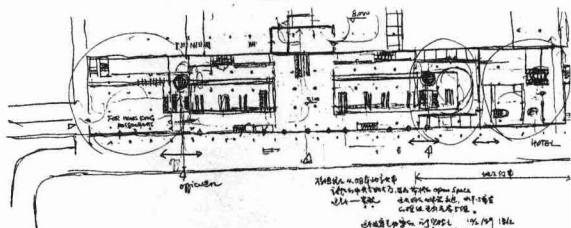
长途客运站设在最底层。底层的简陋粗鄙还有嘈杂无序，将城市弱点暴露无遗。只有踏上滚梯，才会解脱。

升至二层大平台，大理石地面光泽可人，有着浮游的幻觉。箱子在上面滚动没有任何阻力，轻微的轮滑颤动出行进曲的韵律。这样的环境让我恍若置身机场的候机楼。这要感激深圳建筑设计大师陈世民先生。

1989年2月，他在香港绘制了深圳火车站的方案草图，他的理念就是希望吸收国外航空港的空间组织手法，来组织复杂的车站功能，使其现代化更具效率。看来，他的想法在这个空间得以实现，这让我们享受到了深圳特区所特有的优越环境。

从边陲小镇到这般格局的大都市，这里就一直人流滚滚。几十年了，谁能说清这里的流量？多少生命摩肩接踵，多少希望与沮丧起浮飘落？一样的旋律，一样的节奏，汹涌澎湃，生生不息。

忽然，我发现一个年轻女子拉着两个巨大的旅行箱，像牵着两头笨重的水牛弓身前行。走在她旁边的人纷纷为之让路。箱子之大，从未见过。帆布制作，军绿色，将它形容为水牛不妥，倒是像两个倾斜移动的小房子。她一手拖拉一个，巨大的箱子将她的身材显得十分瘦小。我盯着她纤细的不打弯的胳膊，就那么一路拖着



1989年2月
陈世民先生在深圳火车站
方案草图中，首次提出
将火车站与口岸、汽车站
结合在一起，形成综合交通枢纽
这一重要理念。

陈世民的深圳火车站设计图

两个“房子”上下滚梯，一直拖进到了地铁车厢。

这种人性化的细节，也就深圳和香港吧，如果在国内其他地方，即使有滚梯可乘，那也绝不会有这样的细致周到，一个生硬台阶不设，一个塄坎儿没有，如镜般光洁地面让你拖拉？美得你！

我有次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出站台时就像开闸泄洪般的人流，旋入一个大台阶处。台阶很高很陡，两侧过陡的坡道可以用来作滑梯，却无法让箱子在上面滑动，只能拎着往台阶下挪，下了台阶后，上坡路全是水泥棱子，箱子的滑轮在这种生硬的棱子上密集磕碰着，而出了车站来到广场边地铁口，就像要下到一眼深井，那么枯深。也有滚梯，却不是为上面人往下走预备的，而是为下面人往上运行的。我只好拎着箱子，一步一碰腿地往下挪。那次皮箱里装了很多书，沉得要命。一使劲儿，竟然将扶手铆钉拎坏了。

假如这个女子是从北京出站台的话，我不知道这两个“房子”她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更不知道她往哪里去。深圳不乏奇人奇事，而这个如同泵站泵出的人潮中，谁又能说清有多少奇迹蕴藏其间。

一个揣着梦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体，虽杂乱无章，却以同样索取的欲望节奏，激荡着流向大街小巷。

城市在增加汗水，增加激情，增加着关于生命的传说。

人们说，深圳人都是揣着梦想过来的。深圳人没有不想发财的，没有不想当老板的。在这个城市中，最牛的一类人会说这样的话：十年前我给香港老板打工，现在，香港老板给我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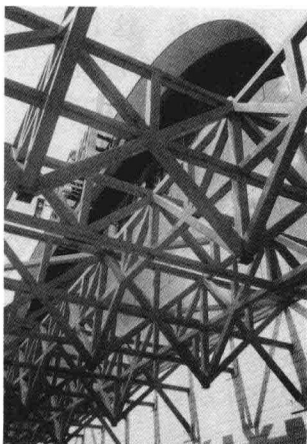
这是感慨，不是吹牛。

深圳在全国城市中，是个迅速蹿起个头儿的新贵，先弄身华丽的衣饰，再想方设法拥有一副高贵的气质。而钢琴，则是最具贵族光泽的东西。大概这就是深圳这座城市与钢琴的缘分吧。就像招商银行在许多城市街头赫然闪现的广告牌，那上面是年轻的钢琴家在激情演奏钢琴的英姿，广告词为：“因你而变，成就梦想。”

钢琴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元素，城市有了钢琴情结。许多中外著名钢琴家先后来到深圳，举办音乐会，搞教学，讲大师课什么的。钢琴家们喜欢深圳，可能一方面因为这座城市对他们的真诚和热情，另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毗邻香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圳有钱。

法国中产阶级历史学家雷吉纳·佩尔努说过：“学钢琴将成为年轻中产阶级的明显标志。”他这是针对19世纪30年代的巴黎而言。对于21世纪的深圳而

深圳火车站局部



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厦门）

The Fourth China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Xiamen)



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厦门），评委与选手合影

言，也同样适用。

毫无疑问，现在的深圳，得了钢琴风气之先。如果按照人口与钢琴的拥有比例而言，这里应该是全国钢琴拥有量最多的城市。深圳的琴行和钢琴中心比比皆是。有些是以著名钢琴家的名字命名。不论你行走在城市的哪条街巷，很容易看到一些著名钢琴家的名字，像刘诗昆、周广仁、鲍蕙荞、但昭义、孔祥东等。这个城市的白领阶层家庭差不多都拥有一台钢琴，整个城市对于钢琴的热情，不亚于18世纪后期，整个欧洲的热情。在法国，每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必须有一台“现代”的普勒耶尔或埃拉德钢琴。而深圳人的家庭钢琴拥有率，也是居全国之首吧。

深圳的钢琴热情，还在于这里出了钢琴王子和钢琴公主。钢琴王子是获得肖邦国际钢琴大奖的李云迪，获得范·克莱本大奖的张昊辰（这个小伙子在获奖之前来深圳演出，媒体称他为钢琴骄子，而获大奖之后，媒体改称他王子。我曾问过他，骄子和王子有什么区别，他含蓄地以笑作答），钢琴公主是陈萨。陈萨获过利兹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名，这是“文革”之后，中国钢琴家在国际重大赛事上最早获取的最高奖项。她还获过肖邦大赛第四名、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水晶奖。获水晶奖的公主，应该拥有一份晶莹的人生。

据李云迪和陈萨的老师但昭义说，他早就希望能够在深圳举办国际钢琴协奏曲的赛事。因为中国的钢琴选手去国外参加大赛时，前几轮弹独奏曲目，都发挥得很好很精彩，而一旦进入到决赛要弹协奏曲时，往往由于我们的选手平时很少有条件与乐队合作，便显出了我们的弱势，便要吃亏了。我国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担任过许多国际钢琴赛事的评委，她见多识广，对此更是感同身受。她说，17岁的王笑寒在参加四十六届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时，前三轮弹希纳斯泰拉奏鸣曲、欣德米特第三奏鸣曲、德彪西前奏曲四首，还有古典的贝多芬作品OP.110、浪漫派的有舒伯特奏鸣曲、巴洛克风格的有巴赫和斯卡拉蒂，还有比赛必弹的以检验技术水平的练习曲，他选了肖邦的作品25之11，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作品39之6。他将这些曲子演奏得非常精彩。但是，进入第四轮决赛弹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由于速度和节奏的控制方面逊色，屈居第二名。

在北京首届国际钢琴比赛中，成年组11号选手盛原在决赛时演奏舒曼的《交响练习曲》。这是一部技巧艰深、音乐风格极难把握的大作品，一如舒曼那硕大的日耳曼人头脑让你不可捉摸。很多钢琴家都将其视为畏途，盛原的演奏不仅在气势上达到了真正的“交响性”，而且全曲感触深邃，结构严谨，激情处如惊涛拍岸，柔美处如细柳拂水，他惊人的技巧性与动人的音乐性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使得整个演奏光彩夺目，充满灵感。无论外在还是内在的气质，都有种超凡脱俗之感。赛后，许多评委还在余兴未消地谈论着盛原，他们认为盛原的演奏非常成熟，非常感人。如此优秀的选手，如此超水平的发挥，何以最终却未能夺取第一名。就是因为与乐队合作协奏曲时，吃亏了。

日本的评委中村弘子对盛原说：“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是第一名！”

亚洲较早富起来的日本与韩国，都希望在自己国家举办国际钢琴赛事。他们甚至希望将肖邦、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历史悠久、有着广泛影响的大赛搬到他们的国度去。日本人很会动脑筋，他们搞不成“老柴”赛事，就搞“小老柴”，日本还搞了小肖邦的国际比赛。一个国际著名的钢琴赛事，对于一个城市提升品位很有益处，特别是那些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更是如此。

事实上，钢琴赛事的举行，也确实有益于城市。比如英国的利兹，本来是个工业城市，没有什么文化，经济也不够发达，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个城市连一所音乐学校都没有。一切改变皆因一位有理想的女钢琴家范妮·沃特曼。她酷爱钢琴，她是在完全没有钢琴环境的城市里硬走出了一条辉煌的钢琴之路。她首先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然后，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在利兹办起了国际钢琴大赛。每三年一届。靠她的非凡能力，每届都邀请到世界最有名的钢琴评委，使每届比赛都保证了高水平 and 权威性。加之历届比赛的首奖获得者当中，好多成了世界著名钢琴大师，如罗马尼亚的拉杜·鲁普、美国的佩拉西亚、英国的杨·霍普森等。这样一来，利兹这个城市便广为人知了。它不仅成了钢琴文化名城，也成了英国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

还有日本的滨松，本来是个中等城市，却因为这里举办了每三年一届的滨松国际钢琴比赛，使其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城。2009年已经举办了第七届。当然，使这座城市扬名天下的还有雅马哈和卡瓦依两家著名钢琴厂建在这里。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小镇，一个很小的牛仔小镇，也没有什么名气，却因举办过首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赛事，而成为得州的文化中心。近年来还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演奏剧场，其中还有一个较小的音乐厅，以范·克莱本命名。

波兰的比德戈兹因为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钢琴比赛——帕德雷夫斯基钢琴比赛，使这个城市成了世界著名的“音乐之城”。荷兰本来就不大，乌特勒兹（UTRECHT）排在第四，45万人口。据说这个城市的人非常有钱，他们把钱用来搞音乐。既有音乐基金会，又有音乐中心，他们建有两个音乐厅，不断地举办各种音乐会和钢琴大师班，一年到头都是音乐活动，排得很满。如此说来，这里跟莫扎特家乡萨尔茨堡有一比了。这里也有一座城堡，叫弗莱登堡，当年李斯特就是在这里演奏过一场音乐会。李斯特平生只来过这里一次，也只演奏过一场音乐会，却让这个城市沾上光了，他们便举办了“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每三年一届。

目前世界上，叫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家和地区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在匈牙利李斯特故乡举办的国际钢琴比赛，那是最有名的李斯特比赛。1956年，刘

刘诗昆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院长齐格然·阿里哈诺夫



诗昆在那里参加比赛，获得第三名。虽然这是第三名，却是刘诗昆先生最牛的一次比赛，因为他获得了一撮李斯特的头发。我对此事很好奇，曾当面问过他，他说当时人家带着他来到了国家博物馆，将陈列的展柜打开，小心翼翼地当场剪下一缕，放在一个很精致的盒子里包装好，送给他。可惜这样珍贵的东西在“文革”中遗失了。有部小说《贝多芬的头发》，故事精彩传奇，说贝多芬去世时，有人剪下一撮他的头发。后来，这撮头发几经周转在民间奇妙流传。由此看来，剪下著名钢琴家的头发，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不知刘诗昆得到的这缕



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评委席上的刘诗昆（右三）、齐格然（右二）、杨立青（右五）、周铿（右一）

李斯特的头发在我们的民间是否流传，传到了哪里。

第二个李斯特赛事是在德国的魏玛，那是李斯特生活过的城市。这个城市也因李斯特居住过而名声远扬。尤其晚年的李斯特在这里搞过教学基地。因为李斯特住在这里，也因为这里设立了李斯特国际钢琴赛事，这座城市成了欧洲极具影响力的城市，2009年15岁的深圳姑娘潘林子在这里的第六届比赛上赢得第三名，成为首次获奖的中国人。当然，魏玛城市的文化艺术分量还不啻李斯特一人，还有歌德、席勒等一批文化名流也选择在这里长住。

我国最早举办的国际钢琴赛事，是1994年的北京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每三年一届，已经搞过四届。周广仁是评委会主席，但昭义担任了第三届的评委。目前，这个赛事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许忠也搞了个上海青年国际钢琴比赛，也搞了好几届，深圳的左章曾参加过，并获得第三名。厦门呢？也有办法，申请不了新的国际钢琴赛事，就想方设法将北京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挪到厦门去。前年11月份，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就是在厦门举行的，张昊辰夺得第一名。

而深圳，也正是希望搞一个国际性的钢琴比赛来证明自己吧。《深圳商报》整个版面都是关于这次国际钢琴协奏曲赛事的报道。那上面说，此次大赛的申办难度非常大，文化部对冠以“国际”名称的艺术赛事限制得相当严格，而深圳之所以能够申办成功，因为深圳并不是临时之举，而是具有充分准备，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尤其因为这座城市拥有一支年轻有为的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一座崇尚钢琴的城市，一座拥有自己的出色的交响乐团的的城市，肯定是一个有着高贵追求的城市，那么，这样一次国际钢琴赛事会为这座城市带来什么呢？

第二节 间奏曲 柔情的行板

我乘地铁在大剧院站下车了。从B口钻出时，滚梯笔直陡立，窄得如天梯悬置，而我就如同在一眼枯井底下望天。满以为升到地面上就会天高地阔，岂知到了地面后，仍觉得是在井下。周围全是摩天大楼，直接朝你倾斜过来。

这是一组现代风格的高层建筑：地王大厦、发展银行、农业银行、深圳证券等，巍然耸立出城市的尊严与冷漠。相比之下，大剧院就像一个装点心的扁平盒子置于这些巨人足下，高度还未及脚面。

深圳大剧院这个玻璃方盒子，虽然在外观造型上没有奇特可言，但我不能不承认这个低调建筑对于周边的环境起到了良好作用。正是它的谦卑，陪衬出周边建筑的高大雄伟。更让我为之兴奋的是，眼前的大剧院被鲜红的横幅“热烈庆祝2006年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隆重开幕”等各式条幅彩带、广告牌、广告旗什么的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盛装的新娘。还有气球飘在上空，与白云悠然映衬。

这是2006年的10月。深圳遍地阳光，金黄的质感，胜似金秋的麦田。中国首届

深圳大剧院



国际协奏曲赛事，在深圳大剧院如火如荼进行着。

深圳的媒体地毯式平铺着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的内容。大赛的艺术总监是但昭义，早在2000年，由于他的弟子李云迪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钢琴比赛中，以惊人的表现夺得金牌，他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时我从全国各种报刊上读到“钢琴界的诺贝尔奖”的字样，而那时候的深圳报纸，更是连篇累牍。记得但昭义与李云迪的合影是在钢琴前拍的，李云迪坐着弹琴，但昭义站着指点，两人都贴近着键盘，同样的眼神，目光炯炯；同样的进取式姿态，上身做预备飞翔状。年老的但昭义额头光亮，那是极富特点的符号，凝聚着音乐也凝聚着智慧。年轻的李云迪一头浓密卷发，弥散着浪漫气息。

我认识但昭义是在周广仁家。那是1989年。我因采写《中国钢琴梦》一书，闯到中央音乐学院，并直接闯进了“红眼楼”（红眼楼是教授楼，是当时人们最羡慕的楼）。周广仁刚刚从外面回家，戴着顶钢盔，如男人般脚步铿锵。等到一摘头盔，那美丽的轮廓与慈祥的笑容一下子就让你亲近了许多。你会惊讶她怎么会是63岁的老人呢。她说她刚才差点儿闯了红灯，边说边笑，十分有趣。

那时候，她正在筹措星海杯钢琴赛事。那是“文革”后国内的第一项钢琴赛事。铺天盖地的钢琴潮使她这个63岁的老人热血沸腾。她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她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以后若干年接触当中，更加强化的印象。

她不像上海人，其实她也不是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读书而已，她是宁波人。她的豪爽像东北人。她让我先坐着，然后，就是不断地接电话，不断地有客人来访，有她的学生，也有学生家长，反正都是与钢琴相关的人吧。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上门来访的人有好多是给她送鲜花和贺卡来的，一抱一抱，一束一束，不大一会儿，她的客厅里边已经堆放得花房一般，鲜艳无比，芳香四溢。原来，这天是她的63岁生日。

周广仁过生日，最高兴的是她的学生们。她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教学生涯，不同时代的学生应有尽有，而且这些人都是因为受到她的影响得到她的师恩，才坚定地走出自己的钢琴人生。她的学生们如今无论在美国或欧洲还是香港，还是在国内各大院校任教，都对她感念至深，因而，她每每到了生日这天，她的学生们都如同过年般早早行动起来，以各自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恩师的关心与感激。而每天拼命忙碌的周先生，真正到了这一天，她自己反倒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头一次来周广仁这里就赶上了她的生日。更令我欣慰的是，在她的生日宴会上，我见到了许多钢琴界人士。其中就有但昭义教授。

但昭义教授那时候还年轻，还没有出现智慧的闪亮颅顶。他那天戴着一顶帽子，人很瘦小地贴在门框旁边。他的出现，一点儿也不令人注目，绝不像现在这般明光闪亮。他很低调，衣着打扮很朴素，说话慢声细语，十分谦和。周广仁先生介



周广仁与但昭义

绍我们认识了。这个场景，我已经写入了《中国钢琴梦》中。

后来，但昭义看到书却不记得与我见过面。我从他发在《音乐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看到 he 引用了《中国钢琴梦》里的一段话。

与但昭义真正相见是在2002年的蛇口。那一次，是深圳大学的南翔教授把我拉到了蛇口的但昭义钢琴中心。这个中心的建筑是一位房地产商专门为但昭义钢琴中心提供的。但教授正在上课，其夫人守在门口。我们边聊边等他。下课了，他匆忙出来会见我们。他拉着我，一直拉到窗口光亮处，说要好好看看我。看来，他这次是下决心记住我了。

我说你现在成名人了。“哪里呀——”他脸上的笑纹不知怎么就变成无奈的纹理，当这片纹理逐渐加深加重时，你会感觉到他是那么真诚。我们没有聊多大一会儿，他就又开始上课了。

一个很大的圆形教室，他给很多人上钢琴课。有家长也有孩子，围坐了一圈儿。墙壁上有个投影，很清楚地将他上课的姿势投在上面。小孩子轮着爬上琴凳弹琴，他在一边耐心地给纠正指法儿，家长们认真地将他的话记下来，家长和孩子一起上大课，这样的课堂我是第一次见到。很感新鲜。

投影屏幕将他的头顶格外清楚地映在上面，圆心光亮，四周边缘的一圈稀疏头发，闪烁着光的纹线。看上去，他比头一次见面时多了些沧桑感，这种沧桑感集中

在头顶的“符号”让人记忆深刻，无论在电视上还是在报纸上，都同样富有个性魅力。这个符号在深圳进入许多人的视线。

随着这一次引人注目的国际钢琴赛事在深圳的奏响，艺术总监将会更加放射光彩的。他是组织者，他代表着这座城市的钢琴风采。

在音乐厅还不曾投入使用前，大剧院便是深圳唯一的音乐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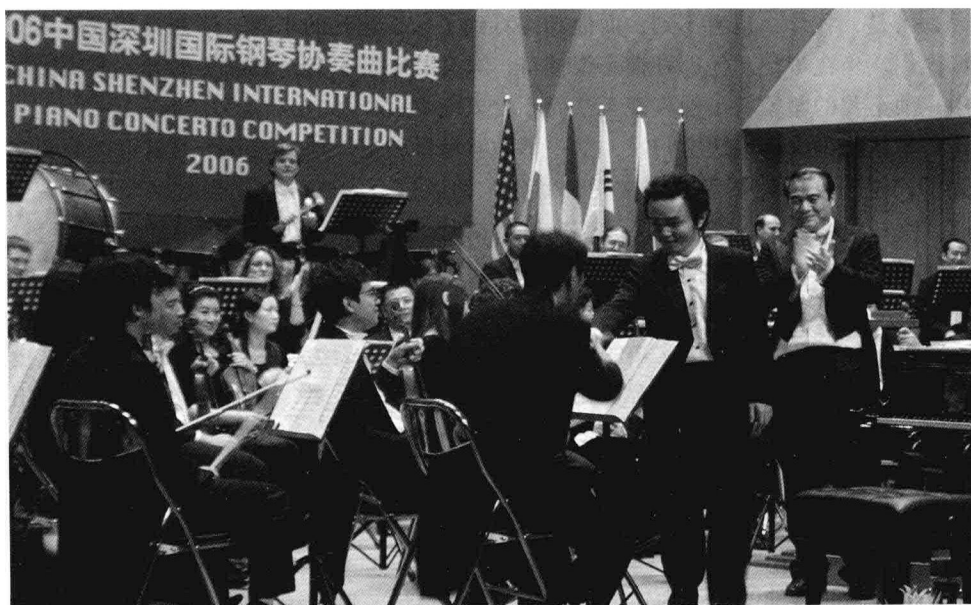
一条红色地毯铺陈到了广场上。踩着这样的地毯步入大剧院，顿觉大厅一片新意。想不到外观那么扁平低矮的建筑，里面会有这么高敞的空间。特别是大门以上的那种大面积通顶的玫瑰红木板条装饰，将这个大厅托举出一片明丽而高尚的华贵。

这次深圳国际协奏曲大赛邀请到了周广仁担任评委会主席。她已经数十次担任过国内外重要国际赛事的评委了，所以，她不仅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且颇具这种大赛经验。由她出面，将国际钢琴界重要人物请来做评委。

翻开黑色封面装帧的大赛纪念册，我习惯从后面往前翻看。先看到了参赛选手的名单和照片。有美国、俄罗斯、韩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中国十二个国家，四十位选手。我熟悉的有三位：沈文裕、左章和侯淼。

沈文裕这个名字我最早是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好像是在他9岁时，到南非演奏钢琴引起轰动。国外惊呼中国的钢琴神童了不起！沈文裕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在于他有一个大脑袋。有本专写他的书中介绍了他小时候有个绰号：大头神童。因

沈文裕在比赛中



为脑袋发育特别快就大起来了，而与瘦小的身子相比不成比例。结果等到2005年，我在成都见到他时，哪有那么大的脑袋呀，他长得娇小玲珑，脑袋一点不显大了，很精致的感觉。眼珠深陷在眉骨下，颇具神采。一眼看去，他的样子不知怎么就让我联想到了巴伦波依姆。我总认为他们长相颇有些相像。都是个子不高，都是一头卷发，再看手，也都较小，据说，巴伦波依姆弹琴时，因手小，有时两边跨度够不到，他就会两手左右翻动，在这种灵活的翻动中，完成跨度的跳跃。据说巴伦波依姆手上更绝的活儿，是在弹奏印象派拉威尔的一首作品时，手指在键盘上滑动得神速惊人，有人感到大惑不解，也在键盘上试着，却怎么也做不到，于是就请教他，他笑着手指往嘴里一比划，意思是指尖沾点唾液在键盘上就能润滑了哟。闻者目瞪口呆，言者哈哈大笑。

看过巴伦波依姆音乐生涯五十周年音乐会上的光盘，他并不是像上个世纪的大师们那样只顾埋头沉醉在个人的演奏世界里，他与观众有着非常好的交流。那是在弹安可时，他很听观众的意见，有人喊弹这个，他就笑着弹这个，又有人喊弹另外一个，他就弹另外一曲，演奏者与倾听者达到了高度默契，同样的开心，同样的享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厅很高，好像有五层观众台吧？发出来的掌声与欢呼声，像从五层岩缝中奔泻的洪水。

我向沈文裕推荐了这张光盘。

沈文裕不善言辞，除了钢琴，他似乎什么都不关心。你在跟他聊天时，会感觉他内心的超然通透。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童言无忌”。当他不说话时，你就把握不准他在想什么。他的眼神总是往上边瞧，从不低着头往脚下瞅，就好像上边有什么东西似的。我发现这个特点后，随着他的目光搜寻，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到，而他却像看到了什么超凡的东西，诸如肖邦或者莫扎特他们端坐在半空。他那种神态很神奇，黑亮的眼睛只有清醇甜美的光。多次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直视天堂而不食人间烟火。

他从德国汉诺威辍学归家，这一举动够惊世骇俗。他只差几个月就可以拿到文凭了，至于他为何不等拿到文凭，就匆忙回国这个问题，成了当时钢琴界的一个谜。听一位朋友说，在上海见到沈文裕父亲时，曾直截了当问过他。他父亲答道：

“如果不及时回来，我们的家庭就像在悬崖上，要这样下去了。”他将手做出一个翻下去的样子。于是，那位朋友哈哈笑着道：“那你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呵！”如此说来，沈文裕的归来，使一个处在分裂边缘的家庭重归于好。这也是好事。但，从另外一面来看，沈文裕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他们的家庭也为之付出了那么多，提前退学，怎么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沈文裕多次在国际比赛中显示了超众的才华。他在汉诺威跟凯沐琳学习期间，这位德国教授就很惊讶沈文裕的才华，更惊讶他的思想观点。经常在上课时，这个中国学生跟他辩论。而且，这个学生张口闭口都是尼采哲学。他不明白，这个学生在12岁出国时，他的父亲为什么别的礼物不送给他，偏偏送给他一本尼采的哲学，